

張瀛太《西藏愛人》

◎江月英

以聯合報文學獎短篇小說第一名的《西藏愛人》為書名，張瀛太這本輯結各大文學競技場上得獎文章的雜集（包括七篇小說及二篇散文？），各篇格調雖不盡相容，內容及編排上卻頗耐人尋味。〈飛來一朵蜻蜓花〉為改寫自〈繫一條紅絲帶〉，描寫童年稚情；〈十八瓣〉及〈地上的流星〉較為悲戚，有鄉野民俗文及父子親情；〈世紀末老大碰恰恰〉和〈夜夜盜取你的美麗〉是諷刺寫實的「流氓變遷史」及變換身分的現代男子的矛盾，〈豎琴海域〉則是一篇美麗的自然界動物紀實。

第一篇的〈西藏愛人〉形式上像一篇瑰麗的散文，實則是一則神秘的咒語，初讀時不但會被張瀛太華麗的文采嚇到，還會被謎般的形容捲進層層漩渦之中，一面隨著段落匆促地跳躍前進而迷惑，一面被一個個直見心性、呼之欲出的解謎張力所壓迫，陷入作者實是自我剖白，虛是刺探讀者心靈的掙扎中。而「身分」是往往是探索的重點之一，生命的身分、個性的身分、情愛及性愛的身分，當這一切顛倒錯亂攪成模糊的影像，便容易出現「我覺得是自己被強盜劫去了，暫時存放在別人不知的地方；或有個強盜被我擄走了，匆忙間只顧著擄走強盜，卻撿下自己。」的真實幻覺，於是「每個路標都吻合心中某些缺口的形狀，於是你便不可抑止的追索下去」，「我們習於各自所說的消失，喬裝

他種身分，然後在某處不期而遇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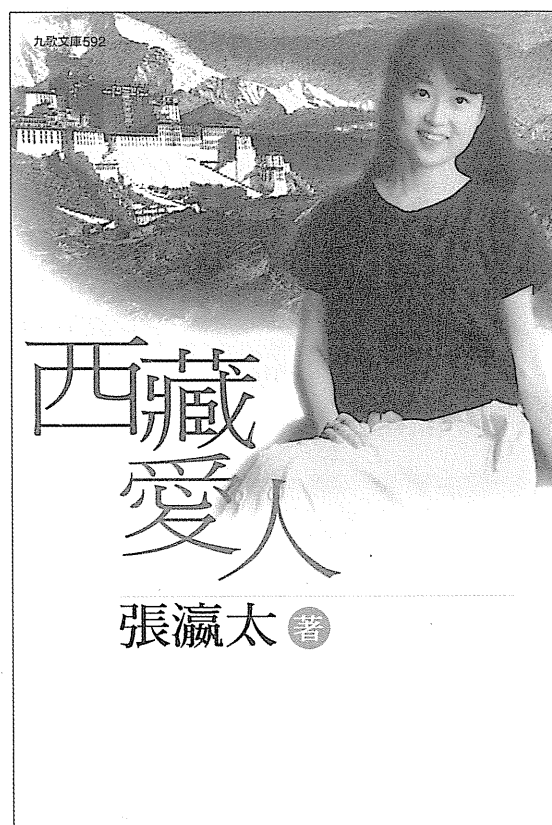
〈西藏愛人〉與〈鄂倫春之獵〉同是一個「渴求更多生活」的女探察家和一個粗曠的原野生活家間相遇的故事，每當兩人展開一連串的心靈角逐，豐沛的臆想便延伸在讀者面前。〈西藏愛人〉中的尼瑪常常「除了演戲，就是流浪，而通常，他是藉著演戲來流浪。」〈鄂倫春之獵〉的孟吉瑪帕認為「人絕對不該佔地方，那怕是固定或不固定的地方。」尼瑪讓我們看到的是一股高貴又朦朧的側影，孟吉瑪帕則是引導著女主角的高深莫測的出謎者，這男女四人，或視為一女兩男，然根本是一女一男的交手過程中，這個不確定自己從事的是攝影而老是替自己的曖昧偽裝的女主角，到底挽留了什麼？

除了瞻仰尼瑪「用來譏笑世俗虛偽的眞誠墮落」，除了捕捉孟吉瑪帕「藉著撒網的瞬間回顧自己的身影」，也許狂烈的性愛可以在滑溜沾不上色的回憶扉頁上烙下一絲氣味。女主角在和孟吉瑪帕歡愛時來了一頭熊，孟吉瑪帕趁著逆風吻住她，一手滑到熊身下撩撥著，霎時女主角「竟覺得是和熊有過交歡撫愛，或者和熊一樣的孟吉瑪帕、孟吉瑪帕一樣的熊做愛，但孟吉瑪帕是和我做愛嗎？他是和野物做愛，或者我們同是野物。」孟吉瑪帕在岸邊拉毛鉤時，女主角潛入水中挑逗他：「如同水面下了誘人的『毛鉤』，他垂下來

的陽具，短小得可愛，像條肥美的魚餌新鮮可口，不知那條魚會來咬？那肯定是我——」。

大膽的性描寫增加美夢逝後徒增憑弔的恍然與哀氛，人獸角色交錯及性慾互置溫和而美妙地挑戰了自然界大禁忌，是文章中另一特色。而禁忌是否只是一項不可閱讀的「身分」？要另讀者自己傷腦筋了！

短短一千多字的篇幅，盡是〈西藏愛人〉與〈鄂倫春之獵〉，不但因為這兩篇是作者獨出一格且具代表性的文章，有趣的是書中的編排方式（前有作者自己寫的〈代序〉提到對「西藏愛人」的懷念，後有五十頁後記及附錄細細描述作者和「西藏愛人」相識的過程及魚雁往返的信件，細緻真切），此書令人直覺是藉著這兩篇文章來傳遞作者對不死的「西藏愛人」永恆的思念，若非如此，就真當它是一種美麗的巫術聊以自慰吧，平凡的人需要不凡的仙法，如同作者所說：「世界上沒有人信神話了，但不代表人們不需要神話。」



西藏愛人／九歌／2000.11